



# 双溪剑气寒 一啸千古秋

□卓茹茵

延平这座城，天生藏着一个意蕴悠长的“双”字。双溪相拥，两山对望，双塔映波，双桥卧波，双星闪耀。

延平这座城，天生藏着一个侠气冲天的“剑”字。龙泉太阿，剑出丰城，合于延平，双剑化龙，气冲霄汉。

双溪楼，静立古延平城东、剑津潭畔、延福门双江合流之处，今玉屏桥与延福门码头之间，恰如一柄倚江而立的长剑，将江川的灵秀与豪壮悉数收揽。

这剑气，自古以来，穿透云雾。它源于双溪汇流处的千古传说，源于一方水土的风骨豪情，更源于刻入血脉的家国壮志。

1000多年前，李白写“赠剑刻玉字，延平两蛟龙”。800多年前，苏辙欲“跃入延平水，三日飞霹雳”。而辛弃疾登楼遥望“西北浮云”，只为探寻“倚天长剑”。

双溪楼，便是“双”与“剑”的文脉之魂——剑溪与樵川在此合流成闽江，一刚一柔，一往一归；辛弃疾两度登临，两阙绝唱，一壮一悲，一豪一叹。楼因水而秀，词因楼而著，水、楼、人、词，皆成“双”意。不負“闽江第一楼”。

此楼历史悠远，初名延平阁，后改称双溪阁。北宋宣和二年（1120），南剑州知州谢皓重修此阁，并特邀延平籍状元黄裳作《延平阁记》。文中盛赞：“延平之有阁，素以山水之胜知名于士大夫间，往来登赏，吟咏酬唱，兴尽而去，盖与滕王阁、岳阳楼之得山水无以异也。”一言之下，将延平阁与滕王阁、岳阳楼并肩齐名，足见其当年气象。

自北宋延平阁、双溪阁，至南宋初年，正式定名双溪楼。

双溪楼临江而立，屡遭水患，屡修屡废。八百年风雨里，楼虽几经修葺，数易其址，却始终扎根双溪之畔，守着一脉剑气。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，经乡贤名士倡议，双溪楼在历史记载遗址仿古建筑。

如今的双溪楼，地上四层、地下二层，共六层。顶层三层飞檐翘角，覆以金色琉璃瓦，虽以现代建材仿木构，以玻璃窗代古式窗棂，依旧古韵悠然，不失当年雍容气度。

登双溪楼远眺，可俯瞰闽江奔涌，尽揽九峰苍翠。

自北宋以降，登临延平阁、双溪阁、双溪楼者，络绎不绝：蔡襄挥毫题墨，笔锋藏剑气，写尽闽地山水灵秀；张元干抚栏抒怀，词间蕴剑气，抒发家国兴亡之叹；李纲身负壮志，登楼寓意，尽显抗金护邦的赤诚；刘子翠寄情山水，文辞藏锋，勾勒延平风物之美。而辛弃疾，这位文武双全的爱国词人，更是以剑为魂、以词为刃，在双溪楼留下《过南剑双溪楼》词二首，让楼的剑气与文脉，愈发厚重。

辛弃疾，山东历城人，南宋顶天立地的爱国词人，更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。南宋偏安，风雨飘摇。他武艺超群，胸藏韬略，可惜生不逢时，报国无门，半生壮志，尽付词章。词为余事，他却登顶宋代词坛，与苏轼并称“苏辛”，开豪放一派巅峰。

辛弃疾何时途经南剑州，为双溪楼留下词作？后人据《辛稼轩年谱》《辛稼轩词编年笺注》考证，辛弃疾曾两度来闽任职，第一次是绍熙三年（1192）春，被任命为福建提点刑狱；第二次是绍熙五年（1194）秋，被任命为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。尽管两次任职时间都不长，他尚未施展才干就被免职，却有四次途经延平的往返机会，有关双溪楼的两首词当创作于这一时间段。

遥想当年登楼时，年过半百的辛弃疾，早已不再是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的一员虎将，而是须发染霜，自叹“老矣”的词坛名宿。

立于双溪楼上，觉潭空水冷，看月明星淡，他会想什么呢？或许，他透过江水，遥望中原，想到自己屡遭主和派排挤，抗金之志不被采纳，北伐大业遥遥无期；或许，他凭栏临风，心潮翻涌，悲愤难平。凡此种种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总之，登楼之后，他挥笔写下千古绝唱《水龙吟·过南剑双溪楼》：“举头西北浮云，倚天万里须长剑。人言此地，夜深长见，斗牛光焰。我觉山高，潭空水冷，月明星淡。待燃犀下看，凭栏却怕，风雷怒，鱼龙惨。峡束苍江对起，过危楼、欲飞还敛。元龙老矣，不妨高卧，冰壶凉簟。千古兴亡，百年悲笑，一时登览。问何人又卸，片帆沙岸，系斜阳晚。”

词中剑气冲天，是他未凉的报国心；潭空水冷，是他难抒的沉郁。倚天万里的长剑，终究难斩浮云；欲飞还敛的江涛，恰如他一生壮志难伸。二度登楼时，辛弃疾又赋《瑞鹤仙·南剑双溪楼》：“片帆何太急。望一点须臾，去天咫尺。舟人

好看客。三峡风涛，嵯峨剑戟。溪南溪北。正遐想、幽人泉石。看渔樵、指点危楼，却羡舞筵歌席。

叹息。山林钟鼎，意倦情迁，本无欣戚。转头陈迹。飞鸟外，晚烟碧。问谁怜旧日，南楼老子，最爱月明吹笛。到而今、扑面黄尘，欲归未得。”

这时，辛弃疾已不提剑光。那飘去的片帆，飞向了天边。可怜曾经在那南楼上，也是对着水面将栏杆拍遍，而今自己已是满面尘土，不知向何处归去。

两度登临，两阙新词，一抒愤懑，一寄沧桑，把登临之叹、家国之痛、身世之悲，写得雄浑苍凉、震撼人心。

宋代词人擅登临。双溪楼因辛弃疾两阙词，从一方名楼，升华为家国情怀的精神地标。

辛弃疾终其一生，没能找到“倚天万里”的长剑。但“倚天”长剑却成了抗金风骨的代名词。光阴更迭，数百年后，小说家金庸以非凡想象力，将这柄倚天剑请进了武侠的世界。他在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以倚天剑为载体，延续了辛弃疾抗金护邦的精神内核。剑出鞘的一刻，不仅是寒光凛凛，更是那不屈的忠义与壮志。从此，倚天之名，更为家喻户晓；从此，稼轩风骨，有了侠义解读。

在双溪之畔，不知辛弃疾可有想到好友朱熹。朱熹在“延平四贤”之中，辈分最低，成就最大，是理学“集大成者”，被后世尊为朱子。辛弃疾与朱熹，一文坛虎将，一理学巨龙，政见相契，抱负相同，知交莫逆，堪称南宋“双子星座”。朱熹曾为辛弃疾书斋题写“克己复礼”“夙兴夜寐”以勉励，辛弃疾则在朱熹逝世后不顾朝廷禁令前往吊唁，留下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”的经典悼词。他二人，一人以词啸山河，一人以理正天下。两人生前，曾携手泛舟武夷九曲，曾先后在延平留下履痕。二人之交，如龙吟虎啸，风云际会。

双剑化龙处，见证双星闪耀时，也让双溪楼的人文底蕴，再添一重知己相惜的温情。

一城藏双意，双溪汇古今。双溪楼因双剑而兴，因双剑而名，因双剑而耀。两阙辛词藏千古壮志，一楼风骨照万里闽江。江声依旧，剑气长存；辛词雄风，穿越千年。今日读来，仍令人心魂激荡。登此楼，望此水，吟此词，便知山河壮阔之姿，便知文人风骨之韵，更懂“闽江第一楼”藏在飞檐与词章里的千年重量。

当历史的车轮陷入人为的泥潭，一个沧桑的世纪蹒跚走来。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天子王朝的笙箫管弦，正义和公理被野蛮肢解，五千年文明湮没于血腥腥风。圆明园的废墟，南京的万人坑，是大好河山梦魇似的伤口，流淌着警钟长鸣。黄河咆哮，泰山当关，抗争的号角谱写了英雄的史诗，血色黄昏下的万里长城巍然屹立……

黎明曙光融化磐石般的黑暗。公元1949年，红旗在十月的阳光中拔节。金秋的北京城，鲜花汇成海洋。当伟人庄严的宣告，从天安门城楼上响起，定格在时空经纬中，多少颗头颅向上高扬，内心激荡着时代的风雷。

尽管有洪水浊浪阻挡，有巨岩碎石塞途，一个民族向伟大梦想进发的脚步却从不犹疑。为了心中的那团圣火，崇高的使命让无数中华儿女铆足干劲，创造着人间奇迹。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惊叹了，惊叹于东方巨龙的腾飞。

希望的阳光冉冉升起，缤纷的花季悄然而至。共和国巨轮拉着长笛又要远航，那古老歌谣和着铿锵有力的节拍，唱出了亿万心声：明天会更好。

## 建兰花开

□葛显锋

秀丽山水间，悄悄探出一抹清秀，建州的风，轻拂过地的枝头，不与谁争艳，只把暗香留，每一朵花儿，像身边温柔地守候。寻常日子里，心中充满滚烫追求，书香漫过，把她的气质浸润，为家撑起伞，为权益奔走，每一份热爱，都点亮满天的星斗。建兰花开，花开绚烂满街巷，建州女儿，把生活织成锦绣。女子如兰，花开无惧经风雨，把平凡时光，酿成不平凡的诗与酒。建兰花开，花开无惧更温柔，建州女儿，把赤诚藏进衣袖。女子如兰，花开向阳立潮头，把岁岁朝暮，织成暖人心的春与秋。



“屋檐雨点滴滴答，新生希望在枝桠。春风送我青云白马，春天在我心里发芽……”在汇聚万千精彩的春晚这个舞台上，《立春》这首歌宛如一幅多彩的画，一首动人的诗，让人美不胜收，眼睛和心灵都得到愉悦，把我们带入对春的无限向往之中。

马年春节后的歌曲教唱，老师选的就是这首《立春》。随着欢快而动人的旋律，我们仿佛看到冰雪初融的微妙，草木抽芽的伸展；仿佛听到溪水的奔流，虫儿的呢喃；仿佛闻到泥土的气息，鲜花的芳香，唤醒我们一切关于美好的记忆，不觉在心里唱一曲赞美春天的颂歌。

文人墨客咏春的诗不计其数，而清代江南地区流传的一首《春字歌》却格外传神，歌词为“春日春风动，春江春水流。春人饮春酒，春官鞭春牛。”连续八个“春”字，音韵流转之间，颇有春之勃发、春之灵动。走进大自然中，沐浴春晖、春风，尽赏春花、春水，再饮一盞春酒，抑或是沏一壶春茗，三五好友，醉入其中，该是何等的惬意！

春日里，我曾走进郊外的一处龙潭，俯身环视，仿佛陶醉于朱自清笔下的梅雨潭，“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。那醉人的绿呀！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……”又仿佛置身于柳宗元笔下的“小石潭”，再现了鱼儿“皆若空游无所依，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”“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”的情景。尤其喜人的是，无数不知名的鸟儿来此集聚，生息繁衍，在树丛上下翻飞，在水面尽情起舞，展现出鸢飞鱼跃的生动画面，好一派人间仙境。

春天的景象，不只有清水的奔流，鱼儿的嬉戏，鸟儿的欢歌，花儿的绽放，还有耕牛的奔跑，农人的忙碌，种子的发芽，绿毯的铺展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不误农时，是千百年来农人的信念。雨水归来，万物初升，河开雁归，春回大地，正是播种的季节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在此时播下的一粒种子，都会给我们一个秋日的惊喜——金灿灿、红艳艳，香喷喷、甜润润，给人们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滋养。

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”。有旅行家测试过春天步行的速度，它是以每天十五英里由南向北进发的。此说未必精准，但“春天的脚步”看来并不是空话，它有方向、有速度且可以尾随追逐。放下冗务琐事，排空杂念愁绪，去追春山，感悟春的妩媚；去追春水，感悟春的浪漫；去追春风，感悟春的魅力……把春拥入怀中，心会变得更加澄澈，须臾间，灵魂被轻轻擦亮。

追随春天的脚步，让春天在心里发芽，便可告别萧瑟与冷清，迎来了生机与热闹；告别寒冷与沉寂，开启温暖与生长。“物候有节律，苒苒其华”。从春天出发，让“春风送我青云白马”，踏进满眼的春色，跳一曲春天的芭蕾，我们的心会与春天一同跳动，一同勃发，用春种挥洒汗水的辛劳，去换取秋日硕果累累的丰腴。

## 春天在心里发芽

□向贤彪



## 历史的畅想曲

□蔡旭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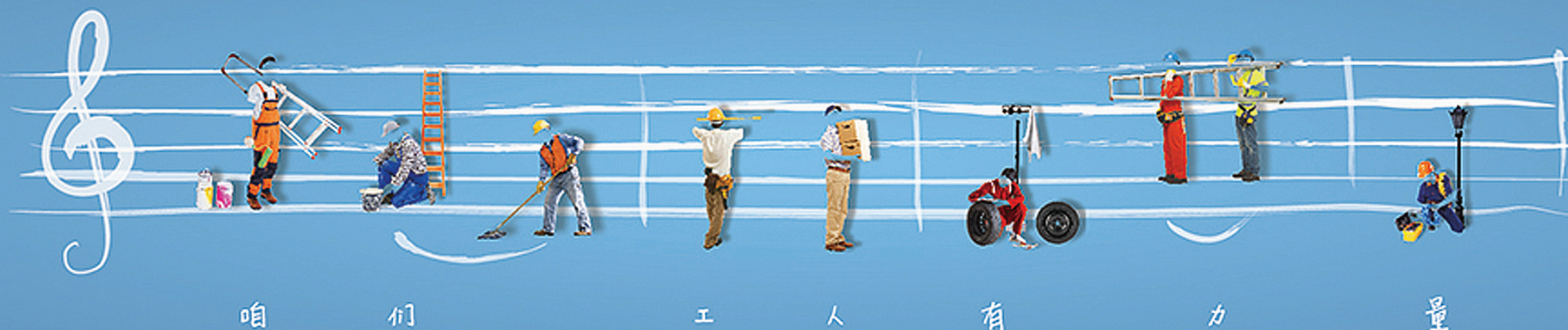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首歌谣乘着时光之舟千年传唱。踏歌而行，灿烂夺目。老庄孔孟，一代代圣哲的思想光芒仍在温暖着人心；诗词曲赋，多少生花妙笔撑起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峰；丝路花雨，见证着一段金堆玉砌、锦绣如织的盛世辉煌；四大发明，凝聚着散失的骄傲，在教科书中昭示着一个古老、

文明的国度……

今天，站在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，岁月铅华早已褪尽，没有了当年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风云际会，也难觅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感时伤怀，只留下“等闲识得东风面”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深深思索。那声色犬马、穷奢极欲的帝王生活，那春风得意、糜烂不堪的宫廷争斗，最终都被揭竿而起的滚滚烽火所吞没，毕竟粉黛胭脂难掩国色憔悴。唯有小街陋巷寻常人家的故事，质朴得如同村边那守护家园的老槐，枝丫丫上伸展着日月星辰和冬夏春秋。



## 用团结协作 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咱 们 工 人 有 力 量